



論衡卷第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

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日字衰鳥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鳥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

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蒿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在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懷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昇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
人宜在王闕頤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
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埴重一

王充論衡 卷十三 六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茨蓼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茨蓼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十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鋪所以能擻地者，
跣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
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執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
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
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
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閤况庸人
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

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
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
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
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都多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爲竒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
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
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
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
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
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
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
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
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
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
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
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
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
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
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
冥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

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曾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

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官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

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劔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益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卜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閤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竒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大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曾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行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相君山其

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
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
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竒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竒也銅鐵旣竒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竒而又竒矣竒而又竒才相
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
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
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士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相君山以楊子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竒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竒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相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未之陳說
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速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僻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三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
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
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辨之
伯文入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
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
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
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
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

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
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
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
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辯說
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
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
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
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

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之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論衡卷第十四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貪銳之操故世
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
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
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
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

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
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
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
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什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什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膚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羸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

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

安能自達故曰鸞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
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
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
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

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

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執奚
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
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蘇素食
入之寒温篇非不寒也然而非其本也非
說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
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
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
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胷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
則知胷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胷中之氣未必

更寒温也胷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胷中之氣
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
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
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
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
當時天下未必常温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
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
温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
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

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
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
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
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
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
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
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
應之怒者慍慍慍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
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
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
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
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
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
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洄洄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
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
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
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
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
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
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
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

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
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
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
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
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圜圜空虛
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
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
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
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
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
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

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
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
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
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
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
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
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

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
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
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
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
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
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
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
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

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
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
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
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
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
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
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爲譴告故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
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
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
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
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
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
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
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
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
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
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

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
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
子今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
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
教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竒自覺悟也夫人君
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
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
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
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

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
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
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晁汙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
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晁汙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放周公勅成王曰母若殷王

紂母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母以禁之夫言
母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母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

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
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
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
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
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夏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

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

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

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擊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
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
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
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
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
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

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終

論衡卷第十四

夫災異者天之所為也... 人君當慎... 災異之起... 必有其故...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災降... 德盛而災除... 此天之道也... 人君當法天... 則災異自止... 故曰災異之起... 皆由人事... 人君當自責... 則災異自消... 此天之意也... 人君當畏天... 則災異自懼... 故曰災異之起... 皆由人事... 人君當自責... 則災異自消... 此天之意也... 人君當畏天... 則災異自懼... 故曰災異之起... 皆由人事... 人君當自責... 則災異自消... 此天之意也...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

王充論衡 卷之五
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徒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倉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杠之杠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筭或作筵不能鳴鐘
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筭短鼎大而螢小也
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
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哀未發而

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
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
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
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蓀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
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蓀之細負圖易
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遠其
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

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
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
致况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
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帥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

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

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太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日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且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

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

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
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
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
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出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異州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
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賚酒食請於惠人之前
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墮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
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賜
夫如是天之賜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賜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賜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
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
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
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
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

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
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
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
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
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
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

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
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
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
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
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一筮求祟召
鑿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異其悟也雩祭者之
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

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
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
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

治字

則外雩而

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
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
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

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
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
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
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艷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諺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

懽樂之意歡忻悃懽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石磨厲欲求銛也推春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
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斲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
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菑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蚘也月毀於天螺蚘蝓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蚘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埽榜驅內於塹埽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太傅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夔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
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
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
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
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
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
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
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

王充論衡 卷十五 十六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
何則陽極反陰陰極反陽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
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醫食藥莫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
毋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鈐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祭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祭告鼓用牲于社祭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

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

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
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
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
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
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
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
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
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
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
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
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王女詩集卷十五

王女詩集卷十五

王女詩集卷十五

王女詩集卷十五

王女詩集卷十五

王女詩集卷十五



